

## 再访三娘井

李志杰



前些日子途经郭村邗州,顺道看看三娘井,再次感受古风的韵味。

这已是第四次造访三娘井了,前三次是秋冬春,这次是夏。季节有轮回,野草也会枯萎,千年古井似一枚古老的印章,恒久地盖在古老的乡村大地上。

三娘井的西边是野田河,向北透迤迤流淌,向南连接红旗河,经嘶马入长江,其实是引长江水向北,引向广袤的里下河地区。母亲河汨汨地流淌,川流不息,滋润大地,恩泽千家万户。

印象中,这条人工河开挖的历史不太久远,如同三娘井身边的一个稚嫩的孩童,奔跑着,跳跃着,欢笑着,在与古井的对视中,急流归于平缓,嬉闹归于宁静。

是的,此刻的野田河波澜不惊,平静如镜,河岸的芦苇、绿草、白杨和白鹅,沉浸在宁静的世界里,与水中的倒影达成默契,如同古老的三娘井,是顾影自怜,还是抵达彼岸?

古老的村庄,寂静的村庄,如同古老而寂静的三娘井。千年的时光静静地流淌,多少往事已成过往,优美动人的三娘井传说,如同美丽善良的李三娘,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上。

古朴的井栏和井台,依然默默守望这一方人家。井边有几片金黄的落叶,也曾是年轻的生命,在抵达另一个轮回前,悠悠然探寻古井的秘密。如果石头会说话,如果落叶会聆听,优美的传说在古井边回荡。在石头的絮语中,落叶感动着,随风飘散着,化作一抔泥土,抵达又一个春天。

无论春夏秋冬,古老的三娘井,一如既往地涌一汪碧泉,映照一方天空。清澈的井水,明澈的心境,包容蓝天白云,包容阴晴圆缺,包容花开花落,包容尘世间的恩恩怨怨。古老的三娘井,永远活在春天里。

愁云笼罩的日子里看看古井,读读古井的澄明和如水的内心,便烟消云散,便阳光朗照,便春回大地……

最爱井壁那丛碧翠的小草,根植于砖缝,吸收古井的养料,斑斑苔藓和古老的砖块烘托,是世间最美艳最灵动的壁画。壁画古老而年轻,是古井千年的涵养,是古井不老的心境……

再次与三娘井道别,我还会来看你,一定会!

## 方原博的琉球之行

朱毓麒

皆擅能一时”,彼此很快成为知己。康熙五十七年(1718年),徐葆光被任命为敕封琉球国王的副使,便邀请方原博以从客的身份同往。

康熙五十七年(1719年)6月,册封使团到达琉球。在琉球的八个月期间,册封使团恭行大礼。方原博等从客除了在出发前搜集我国典籍中有关琉球的史料外,到琉球后,又积极参与到实地考察、问风观俗、核实印证、文化交流等事务中。

起先在清朝《皇典全览图》中,没有关于琉球的地图。为补其缺漏,康熙帝特命两名天文生随同到达琉球。徐葆光根据

琉球出示的一份标着土名的草图,笃实查访勘测。方原博等从客则“涉海探奇,搜岩剔壑”“遍游山海间,远近形势皆在目中”,对其舆图幅员了如指掌。经过反复校勘、详加审定后,《琉球星野图》《琉球三十六岛图》《琉球地图》最终绘制成功。这些地图明确表明,姑米山是琉球西南方界的镇山,与黄尾屿、赤尾屿之间正好有一舟状海槽隔开,从而证实黄尾、赤尾二屿不属于琉球,而钓鱼岛则属于中国领土。

对于琉球的制度,礼仪、风俗、文化等,过去由于使期短促,搜讨仓猝,往往亦未俱备,

且多舛漏,加之“语言文字彼此论谬,是以所闻异同,使焉寡信”。这次方原博等从客协助采访搜集“披残碑于荒草,向故垒于空山”“寻绎旧闻,质疑削妄”“观风向俗,必询以得其实”,以尽力“见闻互证,与之往复”,因而资料诚哉传信,“其无愧于斯目矣”。

在琉球之行的252天中,方原博等从客发挥自身的专长,与琉球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交流,不仅校勘、绘制了琉球地图,确认了国家边疆界线,而且据实记载琉球社会文化发展状况,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实资料。

滑倒了,一屁股坐在牛粪上,正在换裤子呢。我们一听,先是一愣,缓过神来,都哈哈大笑起来,有的笑得直跺脚,有的笑得在地上打滚,有的笑得揉肚子,吃下去的瓜瓢瓜子喷得到处都是。我可能笑岔了气,肚子疼了好久,才渐渐回复。

第二天,我下田时经过侂子西瓜田,看到侂子走路有点歪歪扭扭,才知道昨晚真的摔得不轻。小小的我,不禁动了恻隐之心。

其实也没啥,读书人窃书不为偷,小孩子偷瓜能算偷吗?



王朴 摄

## 偷瓜的孩子

徐少平

们走过瓜地,都不敢弯腰系鞋带,以免瓜田李下之嫌。

侂子白天精神十足,晚上就不行了。毕竟上了年纪,白天侍瓜弄蔓,一天下来,累得够呛,晚上经常是小酒一咪,呼呼大睡,而且鼾声很大。

那时候,正放着《渡江侦察记》《英雄儿女》《打击侵略者》《奇袭》等一大批战争影片,我们蠢蠢欲动的偷瓜激情,也时时被电影激发着,启发着。我们也学着电影里的侦察兵,用柳枝编成圆环,上面插些树叶、瓜叶、野草之类,戴在头上,走起路来,雄赳赳气昂昂,俨然一群小侦察兵。白天,我们讨论偷瓜的方案,对晚上的偷瓜行动进行分工,有的负责放哨,有的负责偷瓜,有的负责运输,约定晚上集中行动。

那天晚上,没有月亮,星星调皮的眨着眼睛,打量着我们这些偷瓜贼。我们六七个小鬼趁着夜黑,沿着河堤悄悄向瓜田进军。离瓜田不远,两个前哨匍匐着爬到瓜田边察看情况,按事先的约定,手电筒连续亮两下,说明是安全的,可以下手。一会儿,隐隐约约听见侂子的鼾声了,手电筒连亮两下,一声令下,便分头行动。

黑暗中,忽然闻到一股牛粪味,打开手电筒一瞧,哇,瓜田垄沟里放着一张铺满牛粪的

蛇皮袋,侂子真奸猾,想让我们摔个狗吃屎。哼,你想搞我们,那就请君入瓮,以牙还牙。我们几个人连拾带拖,悄悄地把蛇皮袋放到瓜棚门口。放好后,立即下手,顺藤摸瓜,专挑大的,一摸一个,那种喜悦,堪比现在的中大奖。负责运输的放到准备好的袋子里。装满袋子后,侂子毫无察觉,我们也不敢多停留,放哨的断后,其他人立即回师。我们刚跑出不远,不知谁的响声惊醒了侂子,“他妈的,哪个小怂?”瓜田中间,一声吼叫,吓得我们屁滚尿流。还好,侂子没追来,我们松了口气,赶紧找个僻静的草堆旁,砸开西瓜,狼吞虎咽,大快朵颐。

很快,放哨的赶来了,吃吃地笑着,告诉我们,侂子一脚踏出门,就被牛粪

## 七夕话说娶马马

工山飞月

喜宝子,喜欢得不得了,没话找话:“小伙(方言音 huā),要娶马马了吧?”小家伙不好意思,脖子一叉,头一斜(方言音 qiā),回一句:“你才娶马马呢!”拔腿溜到巷子里玩去了。小东西的家长听见了,笑骂一句:“才好,老大不尊,惹祸上身,拉倒,活该!”彼此哈哈一笑,谁也不介怀的。

老街一蒋姓新娘子进门,听到马马这称谓,难听刺耳,气急脸红,差点跳起来。一旁老大妈低声劝:“不则声,不则声,新娘子的耳朵听不见。”后来她有了子女,早就将这不快丢到“八亩

八(仙女庙地界名)”去了。拿别的新嫁娘寻开心最起劲,人来疯也似,喊得凶炸炸的,“走,看看某人家娶的马马长得井干?”

一个男人年龄再大,如果没有娶马马,依然是老孩(音 xiá)子(音 zài),不乐意,没办法,仙女庙就这说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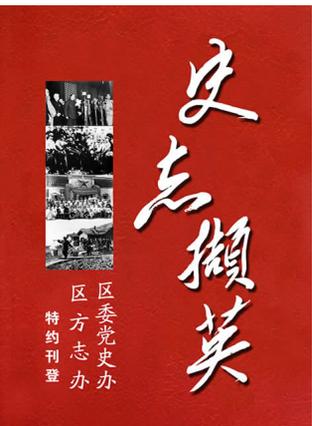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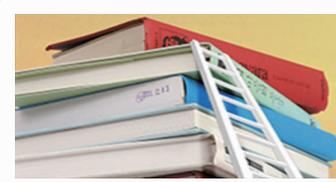
男大当婚,女大当嫁。七夕,古老的爱情节,最是少男少女、大男大女、剩男剩女神往憧憬的日子。趁这不眠之夜,万籁俱寂,小伙子们知道机不可失,时不再来,必须“该出手时就出手”。在郊外长势茂盛的南瓜棚下,潜伏

着许许多多美丽的思春姑娘,她们一般都单枪匹马,避开闺蜜,躲着偷听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时说的悄悄话。他们暗暗尾随其后,大胆表白,一诉衷肠。假如双方早就郎有情妾有意,爱情的窗户纸一经捅破,爱情的葡萄酒啊,酒不醉人人自醉。神圣节日许下的山盟海誓,隽永绵长。谁不珍惜好不容易得到的牛郎织女般千年不渝的坚贞爱情呢?

女人还是那个女人,马马却已翻天覆地。如今女性上得了厅堂,下得了厨房,关键是工资年年见涨,腰杆子硬朗,说话嗓门

自然响。大男人主义,时过境迁下了岗。夫人命,将军令,家不是讲理的地方。唯老婆马首是瞻,惧内“大哥不把二哥讲”。怕就是爱,话说得冠冕堂皇,感受不一样。和气和谐和合春常在,真爱珍爱恩爱乐满堂。

婚姻是甜蜜的,娶马马是热嘈的。哪一家选择七夕节办喜事,准保轰动半条街。望巧云听鞭炮,“烧香拜和尚,一施两个当。”说祝福喜庆话的,要喜烟喜糖的,沾喜气分享欢乐的,前脚未走后脚又来。传统的仪式感,浓浓的街坊情,吉祥如意,风光无限。



方原博,清康熙年间人,生卒年月不详,字亮书,又字邛鹤,祖籍安徽,后居江都仙女庙。方原博官居泗州学政,后因事滴口外(今河北宣化)。在口外,他结识了翰林院编修徐葆光,徐葆光“诗文雅瞻,兼工书法,善交当世文人,名满一时”,而方原博“诗画及八分书



小时候,我们特别爱吃瓜,比如西瓜、香瓜、黄瓜,尤其是西瓜,多汁而甜脆,吃起来又方便,不必清洗,砸开就啃,暑热盛夏,特别解渴。那个年代物质匮乏,经济拮据,家长是舍不得花钱买瓜的,怎么办呢?大人可以忍一忍,小孩子忍无可忍,就生出偷心。

偷瓜是既惊险又有乐趣的事儿。我们那里流行一句话:“不敢偷瓜的孩子,不是勇敢的孩子。”仿佛只有敢偷瓜的才是英雄。

生产队的西瓜田是不设围墙的,西瓜的青藤像绿色的地毯铺满田间,抽蔓期一到,田里开满黄色的花,成群的蜜蜂快乐地采花酿蜜。花渐渐谢去,一个个瓜妞你争我抢地探出头来,青青的,嫩嫩的,煞是可爱。我们下田玩,每每走过瓜地,都不会咽几下口水,心儿已经开始骚动起来了。

种瓜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北方侂子,姓李,说话叽里呱啦,一般人听不懂,种瓜却是能手,结的瓜又大又甜,特别诱人。西瓜成熟时节,他在田中间搭建一个看瓜棚,瓜棚四周有瞭望口,便于观察。他整天像忠实的卫士一样,守着这片瓜地,一刻不离。

侂子看瓜的警惕性很高,尤其防着我们这帮调皮鬼。我们

娶老婆,在仙女庙人嘴里叫娶马马。马马一词,庄重不足,谐谑有余,对女性显然不恭。所谓“老婆是娶家来的马,任我骑来任我打。”那是以前经济地位使然,女人出嫁后只能宅家,围着锅台转,得靠男人养活。“要得有,自己有,丈夫有,还得站在房门口守一守。”说到底,硬正的是“哥(钱的代名词),钱银。

当然,说娶马马,未必都是活嚼大头蛆,一般情况下,主要是开玩笑,闹热嘈。

邻居家边的,大人看见人家的小把戏,小公鸡头子一样的讨